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新常态

□邱婧

十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的话语转向,呈现出多元性与现代性同在、中国性与世界性并存的特征。究其发展脉络,这种转向大概可以分为社会历史题材的书写、少数民族乡村振兴题材的书写、全球化时代民族地区生态的书写等方面,彰显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面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也富有多样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文学概念也贯穿于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十七年文学”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话语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风情与社会主义新文学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少数民族文学步入多元化书写的繁荣时期,创作话语也倾向于返回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叙事与抒情。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十分繁荣,《民族文学》和各地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出版数量也逐年增多。10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重大的话语转向,呈现出多元性与现代性同在、中国性与世界性并存的特征。究其发展脉络,这种转向大概可以分为社会历史题材的书写、少数民族乡村振兴题材的书写、全球化时代民族地区生态的书写等方面,彰显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面貌。

承、传播与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在1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相关的作品逐渐增多。作家们立足于时代发展大背景下农村变迁的现实问题,叙述农民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常态,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民俗元素的书写,也增添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0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们尤其重视对新型乡村风貌、农民形象、农业模式的塑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变得频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这在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有所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对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书写中。有些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并没有沿用传统的外来帮扶视角,而是侧重讲述贫困户自身的奋斗,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作品除了知识分子的在地性观察,有些还与少数民族青年大学生相关,对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有涉及。

二

在中华民族丰富悠久的文学传统中,生态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面向。在少数民族史诗、歌谣、口传文学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表达得十分明显。在近10年的创作中,作家们依然保持了这样的自然观念,并付诸创作实践。在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话语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是突出了生态书写的面向,尤其是自古以来各民族文学与史诗中蕴含的自然观与生命观,在当代创作中彰显出新的活力。当少数民族创作者将目光投向更加写实的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时,也通常会将生命与自然相联结,因此在观照传统民俗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时,通常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场域的转换和时间的流转。

有些作品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亲近自然并注重环保,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也有作品将人类置于整个自然景观之中,不仅体现人对生命的认知,还体现出保护生态的自然观念;还有一些作品从自然主义的书写模式出发,表现生态的新近变化,并由此引入极富现实意义的生态保护问题。有些动植物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图腾象征,作家巧妙地将其放置在现代性背景中,其生

存境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进而映射社会现实问题,触发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主义书写来管窥1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重面向: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转向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生成、传承和弘扬的地理空间,同时书写人与自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生态书写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还具有世界性的文明意义。

三

少数民族文学题材的多样性与创作队伍“多代同堂”之间的关联等新的议题,在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值得关注。不可忽视的是,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不断开拓出新的题材领域,既有宏大叙事的面向,也有个人化的经验表达。面对多重的文化场域,其身份有时还会自觉发生转化。还须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洪流中,“流动”作为一种特质,始终为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新的命题。

在这些创作新常态中,还可以看到由“向内性”向“开放性”的转变,即少数民族作家不再专注于局限于封闭式传统文化抒情写作,而是积极思索不同族群的交往经验与日常生活,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行思考,对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予以观照。

10年来,中国作协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资助了数百项文学选题的出版,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新人作家的培养。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系列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在中国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1990年12月,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方式和路径。在1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民族的作家既关注到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又都注意到了“美美与共”的意义。

四

1949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提到要“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

文学的多方面发展”。可以看出,自那时起,我国的官方刊物就已经注意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并且从期刊编选、文学评奖等诸多方面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在1980年9月2日发出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的联合通知,后来确定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一名称,每4年评选一次,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为中国作协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近10年来,“骏马奖”先后评选了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评选出74部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和13位优秀译者。这极大地推动和激励了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创作,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的时代特征,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获奖者既有早已活跃在文坛的知名作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译者们。

在骏马奖获奖作品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题十分突出。例如,《西南边》《神授·魔岭记》《时间悄悄的嘴脸》《在高原》等作品,均体现出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的真实经验,着重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呈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还有《驻村笔记》《悬崖村》《海雀,海雀》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真实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乡村的变迁。此外,文学奖项在推进少数民族双语创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五

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建构。1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比较研究。

聚焦构建学术史的过程,实际也是学术界反思和持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历程。如“如何立足现场,做一个忠实的记录员与即时的批评者”这样的问题,在近10年得到了系统思考和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两个学术会议均在不同时期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对话式研讨,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积淀。代表性成果有李晓峰、刘大先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和汤晓青主编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

年精选集》等。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论坛”持续围绕“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也结出了丰硕成果。

1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者们著述颇丰,有学者致力于文学史编撰,也有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折射出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工作。代表性的有朝戈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部分,李晓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丛书,姚新勇、刘大先、邱婧主编的两套十卷本《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罗庆春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赵志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等。

《民族文学研究》和《文艺报》的少数民族文艺专刊等重要的学术平台,也在10年来大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刊载了大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动态,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批评。多位学者发表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的年度综述及各历史时期的综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态势、话语样态、题材内容等方面展开讨论,从而建构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民族文学刊物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国家级刊物如《民族文学》和各地民族文学刊物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不断推出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并将优秀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给少数民族读者,起到了良好的沟通交流作用。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得到了广泛的翻译、传播与接受。近年来涌现出大量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在国际学界已经有不小的影响力。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如何进行跨区域性的海外传播及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审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史?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比较研究,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取得了亮眼成绩,在创作、出版、翻译、传播、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中国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学扶持机制,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生产;少数民族作家对于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自觉性追求,以及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变的反映、对于本族群的历史性回顾,共同构成了多元化、多样性的多民族文学景观。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动态

共同描绘璀璨的民族画卷

——第十三届“骏马奖”广西获奖作品研讨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黄尚恩

9月21日,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广西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共同抒写璀璨的民族画卷——第十三届‘骏马奖’广西获奖作品研讨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流,广西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席霜,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广西文联一级巡视员、副主席刘水玉,广西作协党组书记程小华,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获奖作家光盘、凡一平、黄芳,以及3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等参加。研讨活动由广西评协主席张燕玲主持。

“广西拥有着民族多元、梯队合理、活力充沛的作家队伍。近些年来,广西文学创作呈现出良好势头。”韩流在讲话中说,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系统性重塑了广西文艺创作生产、引导、扶持、激励政策体系,一共制定或修订了12项规章制度。此次围绕光盘的《烟雨漫漓江》、凡一平的《上岭恋人》、黄芳的《落下来》3部获奖作品展开研讨,有利于总结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助推广西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希望广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把广西的文学艺术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在近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中,广西均有三部作品获奖,这是广西文学整体实力提升、创作水平飞跃的最好证明。”东西说,获得本届骏马奖的光盘、凡一平、黄芳,多年

来在文学的田地上深耕细作。他们的作品既充分展现了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也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广西作协一直在努力为作家们提供更周到的服务,从选题规划、精品打磨到培养文学新人、加强对外交流,都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加大了对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和活力。

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讲述了几个普通人对于故土的坚守与热爱,对野生动物、山林水源的深切情感,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说,《烟雨漫漓江》是作者对生他养他的山水故土和葳蕤万物的深情告白,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化的凝视。小说中的明灯、明山等人物,带领巡山、阻止盗猎,防止游客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些都彰显了“天下心”。小说里也有“人间事”,浓郁充盈的人间风物以及山歌、油茶、彩调剧等民族文化标识,为“天下心”铺陈了广阔舞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群认为,光盘以往的小说大多是快节奏、多悬念的叙事,但《烟雨漫漓江》却在一种从容的笔调中书写漓江两岸的四季流转和凡人琐事,其中的每一寸文字都带有浓郁的、来自日常世俗的烟火气,同时又具有超越日常世俗的神性向度,彰显出一种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向善向美的信念。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张淑云说,《烟雨漫漓江》以“春绿柳”“水流夏”“风动秋”“冬日暖”

四个部分结构全篇,以敏锐的文字记录漓江两岸人们生活的日常,作者洞察漓江流域的生态问题并展开诗性反思,呼吁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诗性社会。《歌海》主编黄文富谈到,光盘的这部小说立足于自己出生成长的地理空间,写到了很多独特的乡村民俗和人物心理,同时凸显出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强烈的现代意识。

凡一平的中短篇小说集《上岭恋人》以广西瑶族乡村为背景,在人生的变化和人性挣扎之中展开对生存与理想的思考。《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谈到,这篇小说集收录了11篇小说,它们共同建构了“上岭村”这样一个文学新地标。作者立足自己的故乡,将熟悉的人物与生活“陌生化”,在地方性中发现独特性与普遍性,并赋予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他从容地观察与思考,在时代巨变中写出小人物身上独有的坚韧、包容与温情。《民族文学》副主编杨玉梅说,在这部小说集中,凡一平精心刻画上岭村各色人物,他们生命卑微、精神高贵,在平凡中见伟大,在疼痛中饱含温情,在不圆满中追求圆满。作者在人物多舛的命运中展示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寄托情感与哲思。《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桐彬说,《上岭恋人》塑造了一个敢于说“不”的形象,从裁缝、保姆到退伍兵、修车工,他们在生活中拒绝了背叛、贪婪、自私、虚荣,坚守着正直。作家怀着深沉的乡愁,温柔

讲述一系列充满地方性、时代性和复杂性的故事。广西评协名誉主席容本镇表示,凡一平的“上岭”系列作品,在叙事格调上少了一些调侃、谴责和嘲讽,多了一些柔和、温情和宽容。这些作品所构建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开放、包容、向着好日子奔跑的社会,其所描写的乡村生活是一种充满温情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新时代新农村该有的气度和样貌。

黄芳的诗集《落下来》收录了100余首诗作,这些作品既回望内心世界,也抒写世间万物。《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黄芳的诗既是向内的,带着独特鲜活的女性体验,同时又是向外敞开的,通过对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情境的书写,使诗作极具纵深感。黄芳的诗让人看到了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形象,一个在体验到生命痛楚之后依然坚定往前走的诗人形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认为,黄芳的诗关注弱小的事物,并将这种“弱”转化为一种可持续“成其所是”。《延河》副主编七舟说,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有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即便不考虑他们的民族身份,将他们放置到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进行考量,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是优秀的作家。黄芳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语调,既从个人出发,又能抵达众多人的心灵,呈现出一种富有启迪性的诗学姿态。南宁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陈祖君说,黄芳的诗歌将现实、回忆、想象融合起来,注重情绪的点染和铺展,富有感染力。诗人善于用对话来展开思辨,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董迎春说,年轻一代广西诗人的作品中,除了地方性的民族标识与记忆,更多的是多民族融合的“总体性”,以及日常性、时代性相联结的普遍性。黄芳“用文字试探命运的深渊”,笔下的文字是恬静的、质询的,也是隐忍的、思辨的。

三位获奖作家分享自己的创作感悟。光盘说,写作《烟雨漫漓江》,最深的感触就是,作家要在写作中用脚去丈量大地。通过深入采访发现,漓江两岸的人们不仅崇敬自然,还有神圣的虔诚,有着质朴而又高尚的情怀。他们日常的烟火气,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凡一平说,上岭是他这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也是他生命中最亲切的摇篮。上岭的一个个人物让他心动,他在小说中努力呈现他们在苦难中的坚强,呈现他们的智慧和善良,同时也寄托着一个写作者对生命的悲悯、对人性幽微的探索以及对人性光芒的希冀。黄芳谈到,从幼年、少年到中年,不管生活跟工作遇到什么样的动荡,她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在30多年的写作时间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在梦想、生存中拥有平衡态的幸运儿,“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认真生活、真诚写作”。